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餘録卷八

丹鉛餘録卷九

明　楊慎　撰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黙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宫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黌宫者非宜作璜宫也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塗謂之陳戰國策美

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詩中唐有甓鄭注考工記堦前若今辟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為峻蓋令辟即甓也裓其道也中央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令按督者匠人言督線縫人言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説勝諸家矣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

書家為難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為勝

智永臨右軍帖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邪史乃稱許玄度服巨勝莫知所終意以為仙去也亦誣矣自古史傳稱仙去者寧非此類邪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樂緯動聲儀曰宮為君君者當寛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温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切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樂角從宮是為衰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

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為亂也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謔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簏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貫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亹亹溜溜似伏流

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怱景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飡詎貴鈎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説固不能辨也

民不得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漢注引太公隂符語也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隂樂以
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黄鐘隂樂𦂳賔也
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
祥瑞見于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
某處上言也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
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

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甲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

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談詩者便謂鳩性拙不能為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談詩之病也今按詩人興況之言鳩居鵲巢猶時曲云烏鴉奪鳳巢耳非實事也今便謂烏性惡能奪鳳巢可乎食我桑葚懷我好

音亦美其地也而註者便謂桑葚美味鴞食之而變其音鴞不食葚試養一鴞經年以葚食之亦豈能變其音哉今俗諺云馬蟻戴籠頭例此言亦可言蟻著轡可駕乎宋人不知比興遂謬解若此儒生白首誦之而不敢非可怪也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為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李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東坡詩

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于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為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為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别是以聖人為品水鬭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為左慈劉根而二女為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静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與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内則曰士於坫一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饌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為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為宫室僭侈之事右黄東發

之說如此按說文無店字坫即店也今外向之室若宋時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也

爾雅曰垝謂之坫注在堂隅坫端䟽坫者堂角也一名垝又曰坫名見于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及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三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為之非此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則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坫在堂角然則

堂之東西角為東坫西南角為西坫故郭云在堂隅坫端也說文坫屏也垝垣也引詩乘彼垝垣諸經音義坫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坫者以土為之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

之坫也盖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户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為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北陳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𤍠也北堂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賔出

公側受宰玉而不康之於坫盖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解康為亢非也按陳氏説坫義為詳惟失引汲冢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旨漢書孔

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鼂錯論又重違其意重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為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頴達云少皥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

崛強者哉

程明道云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五風十雨方有驗而可行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説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

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説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説者不説夫子之仕非不説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絶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許男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旣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

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文選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者說文通釋以為王屮屮音徹朱子易傳屯字象屮穿地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治狗節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

乘其實焉予按小説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于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為正色相克為間色正色青赤黄白黑也間色緑紅碧紫流黄也水色青

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己合而為緑則緑者青黄之雜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丙辛合而為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克金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為流黄則流黄者黄黑之雜以木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黄一作騮黄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删月離陽離

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縕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奥矣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言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

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鬭法哉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筆乃妄引陪二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

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澌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為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辨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況易乃崇陽抑陰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

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跡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

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

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江芊駡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嵇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

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為魯樸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黄氣見于秭歸羣烏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兹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盖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

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

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傚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殁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禄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

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

言其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古畫家有檀色淺赭所合也唐人小詞卓女燒香濃美

小檀霞又檀畫茘枝紅金蔓蜻蜓軟又背人勻檀注慢轉橫波偷覷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背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又檀痕衣上新唐末閨莊面注檀痕猶漢世婦女之玄的也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為泖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為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説文胥蟹醢也言其肉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從足周禮唐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蝑音四夜切王伯厚云嘉量之銘㳟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簴之制文法竒古葢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宋世寒食有抛堶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堶

堉七禾切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奆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剥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無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奂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稪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字訓云㲄日出之色櫃日入之色㲄字見説文櫃音柳

周禮衣翣柳之材註栁之為言聚也諸飾之所聚尚書分命和仲宅西曰柳谷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為歰櫝讀柳柳者諸色新聚日將没其色蕉有餘色故云柳谷引之以見柳有諸色

說文巛象髮謂之鬊漢書五行志有雲如炎風亂鬊鬊亂髮也古文作巛借作坤字今文作鬊

文選㝠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令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黄滔律賦如明皇囬駕經馬嵬隅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顔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扵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顔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

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内

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大哉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聯句相敵今録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曽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涘是播是穮孰丰厥培藝此珪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騄沈酣春秋蹈廸周孔逕策名第稍辥渫礴横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奮蔚雲滃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端顔殿陛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巫史呼洶昌言一下恩浹千冢穮

衞孔熾邊戒毛氈姱嬰當位左掣右蹇公去當今沸渭混澒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闕啓旆籌檄倥偬業業荆襄將懦曰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挻系踵佛狸歸骴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摻摠亞勳贊冊國勢尊輦督軍載西寄責衆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竒晝膠拳鈞樞建使穿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御未啚病癖且尰曾不慭遺使我心懵湘湖高丘草木蔚蓊維水容裔維山巃嵸矢

其銘詩詞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祺毋聳

隸糬何君閣道碑洪文惠跋稱其字畫之妙云退筆如

塚未易窺其藩籬蜀士袁夢麟作漢制叢録亦稱之云

在雅州滎經縣西今不知尚在否也

淮南子云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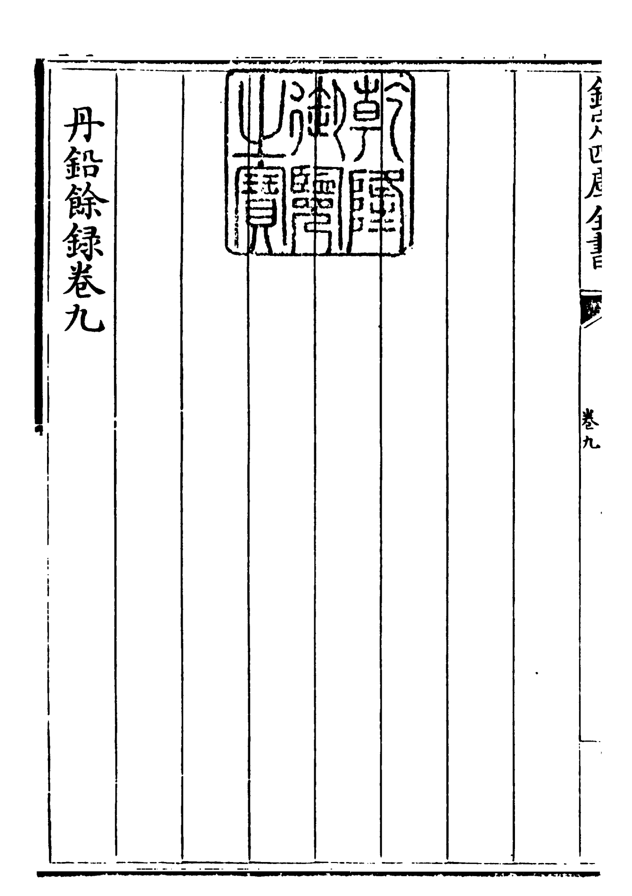
乎注聾蟲喻無知聾蟲之名甚奇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

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蜞五曰竭樸六曰沙狗七曰望潮

八曰倚望九曰石蜠十曰蝛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又曰黄甲鼅鼊蟳蠘在海中鼅鼊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殻專車何邪

尹子環龜脫兎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環龜出司馬用衆篇云歷沛歷氾兼舍環龜謂環陣如龜也



丹鉛餘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餘録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廷對

丹鉛餘録卷十

明 楊慎 撰

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轂於塢宮貝轂以貝飾轂也塢宮他書亦未見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庾肅之山讚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荆門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琓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𨚗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寳縫分纖腰非學楚寛帶為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懐筆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儁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竒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竒亦復録於此如逍遥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王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

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黄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容於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

知其本於子玄也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雨黄鵠詎煩鴻隙之謡四六中古文也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之言容齋已辨其妄予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之所為也

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方桑兮孔父

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不待辨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宫變徵史又謂之閏宫閏徵閏即變也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

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常璩華陽國志云會無縣有天馬河天馬日行千里死於此地遂埋馬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土人收馬山下或産駿駒天馬子也今名天諆土語謂馬爲諆

敖陶孫臞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容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

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劒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懷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工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

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黎園安樂排比得倫吕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薛符溪云楚詞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黄棘之杜策葢秦楚甞盟於黄棘後懐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黄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黄麕荆棘解之謬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乃遣吏按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漢武故事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

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干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合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饔食之屬)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

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皁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宋乾德牂牁入貢上令作本國歌舞乃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之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

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解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二解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江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三解今我聞蘆笙乃在間南槁短歌和長謡從夕至清朝四解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解

管子曰攻堅則軔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玄又莫難於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

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絶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六書合體為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烁如鼎之與酬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朿為棗並朿為棘日來干為旱干從日為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否也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廢之當自前元入主中國時也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知梵志翻著韈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又名雪臺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脱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脱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脱舞也蘇莫遮帽制今曲名有之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宫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

欄李長吉詩蟪蛄弔月鈎闌下字又作鈎宋世以來名
教坊曰勾欄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許奕
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寒側斜雨側寒字詞
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
拈出之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
有通變經世衍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

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為奇也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魏始入歷為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

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砯注素問亦引吕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吕氏春秋及歴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户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

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録於此

其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為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予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江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

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彦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輟耕録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

曰惠公朝泰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先武舉號先主合義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

虓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㸃㸃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何㑦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㑦曰㑦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諷有司以公事彈㑦此亦與緑珠事相類

杜詩銜盃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椒花媚遠天今本作椒

花非椒花色緑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說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朿相並棗之字兩朿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别其文皆從朿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一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謂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簻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簻故潘岳笙賦云修簻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簻者餘器多裁衆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以一簻五音皆具當簻為笛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可

正選注之失故官表用之

芋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芧者今訛作芋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朱子語録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

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

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廣後人羼入聞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

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著之意解則有頹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恭也

杜工部詩黄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仍如旦饑而毛詩惄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丹鉛餘録卷十

丹鉛餘錄卷十一

明 楊慎 撰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

出自帝王也説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注云百姓者畿内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説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内與四方哉百姓蓋禄而士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

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已以安人又曰修已

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沉為先儒孔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吾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

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於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為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大笑

宋饒雙峰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服喪三年諸侯覺國中

百姓為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葢不考孔氏注百姓為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内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傳而傅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内百姓服喪而非畿内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葢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黽之屬注鳴蜻列屬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胷鳴榮原屬許氏許文蟈鼃詹諸以短鳴者虺以注鳴又曰榮蚖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蟜蟥以翼鳴者蜙蝑以股鳴者蠵大龜以胷鳴者蠵一作蠖二家解不同可以參考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

玄禮記注緣飾邉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鎻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録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託意之工矣

說文妟入宮掖曰闖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作闌漢成紀闌入工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闌西域

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蘭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巳曰園庭中葯欄葯音義與籞同葯即欄欄即葯非花葯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葯欄王維詩葯欄花徑衡門裏皆貪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攔官府文移曰巡攔曰花攔票是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葯欄語意益明若以葯欄爲芍葯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

築之欄可乎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聚土為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為聚土陸詞黄公紹謂巡行為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為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

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為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畧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郭象注

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襲遂傳却略謂入界却人令遂以略為殺為刼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令遂以略為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聾者聽車輪之聲以為雷哉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崇傳略

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輿如此若春秋書城楚丘疆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溝大河南岨高山西釆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邠操云將土我彊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石公三畧何義也曰畧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𥳑畧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此

以證略之為字愈益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注謂方略為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

㑹都

爾雅曰徒歌曰謡說文謡作䚻注云䚻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䚻以其言出自其胷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謡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摇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齱齱齧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奥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

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以四字盡之解我冐
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為玄妙且其辭古
之文人亦多用之六日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
雁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
封戶天将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雎鶖生鵬又文山鴻
豹肥腷多脂鵝名鴻豹以鵝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
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倆如旦饑即詩惄如調
饑據韓詩作朝饑言朝饑難忍也此云旦饑蓋與韓詩

合可證調饑為朝饑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毋當夏六月枝葉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蓋古説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乎遊暑之説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為修辭之助而已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揚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晉渚齊武帝詩非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探懷帳往事意滿辭不敘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為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離叛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

先著鞭者也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

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釣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

注之抉就是義言則初六洗爵也九四升爵也洗爵而顛趾則利升爵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春秋惡絶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龢字云龢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

缶中故曰寘果幽菽寘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損字乎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為命子指孟津為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為證以攷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

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甍當音烘弘當音洪不當音宏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於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為何等語反自詑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為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异施粉黛於足脛綴靨子於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

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已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蠛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雁也知順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愼按三說皆如昧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

馬名若曰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為通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玩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月令靡草死注薺葶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

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苨也葶藶也菥蓂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穫之候也月令本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解之為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説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

毋者注乃謂二兒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即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夭是椓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漸始萌害漸亦牙蔌蔌方穀天夭亦加以速速對天夭為義良為有理今本作天夭安知非字之誤邪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没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縁坐没配為工樂雜户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盖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

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生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將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

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良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或謂起於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為真亦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

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

安作曾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馬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牧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愼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

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晩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録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録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碏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

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閒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録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馬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

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彦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昺之象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金人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一問之邪

丹鉛餘録卷十一

丹鉛餘録卷十二

明　楊慎　撰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歳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歳二説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畨矣其孰為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

唐也邵子之言亦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哀也作女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黄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於楚矣漢郊祀志祭郊畤宗廟用偽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

左傳庇馬而縱尋斧焉一本馬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馬而縱尋斧焉以斯

之可乎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司馬温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内修文治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

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益以一謂之駟令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騶驪是驂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劉向賦雁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祜賦雁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於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變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鏍也概梗今之桃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詩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黄醫者忙橘子黄醫者藏蘿卜上場醫者回鄉言夏多疾病冬自平也古諺云云

蘇子由云區以别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黄幾復解莊子消揺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而不傷其内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棊所用敗棊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羮華不注史之不周不羮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

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有所祖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黄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信乎
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録洪武庚子至甲子不知取士

之科幾開張顯花綸金疇不知為何科大魁況考論洪荒之世乎

袁裒云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於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晳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

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於抱關擊柝事更邇於鄉俗里閈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為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為沂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晳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月中獸蟾除也其類在地螺與坊也月毁於天螺坊函

缺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大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盖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荻與笛同按穆天

子傳注荻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云枝官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蟓蝗蠧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强去弱者强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説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毛

鄭舊說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成物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録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用引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

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
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
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末減
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言則巧索其未形之瘢此心何
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
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横又
譏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

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懐挾其
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盜成括又譏其為申
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
之書亹亹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
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
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録論人皆無過
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説
直似村漢駡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

記録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粲英雄記鼙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襄邑歳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班絹也不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耶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鞔工鞔音蠻冒鼓也又曰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而氣不達鞔又作懣音氣

邈如鼓之鞔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吕覽云辨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履而獲珠玉蓋古有此語善改過也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於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墻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

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廱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廱而頌云于彼西廱考古圖又有胥廱則辟廱也西廱也胥廱也皆為宫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宫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宫者泮水傍之宫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宫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宫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

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宫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
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虡業莫
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
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
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
矇瞍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
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

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囿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㫖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宫烏知泮宫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敎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時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鴨卵㲉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胥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

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眤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於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

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為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丹鉛餘録卷十二